

三怡堂叢書

黃谷譚

九

上

卷

之

一

第

一

章

第

一

節

第

一

條

第

一

黃谷譚卷三

順陽李養子田甫著

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非所以彰彰言之也此道家修煉之說

驃姚驃字可單用宋之間詩拜職常隨驃崔嵬嵬字可單用張說詩澄潭皎鏡石崖嵬薜蘿字可倒用說詩不將薜薜易簪纓儲光羲詩暗中蘿薜深又來參蘿薜衣仙道字可倒用說詩淮王愛道仙驃驃可作驃驃說舞詞昉鼓凝嬌驃驃又云驃驃嬌生烏獸行

內鄉舊縣城在今縣治北百二十里城南山上有半山亭
遺址宋浮休居士張舜民窪尊在焉志載尊銘剝落止數
句可讀其大者戒酒也萬曆五年九日過余特意往訪上
下山坂者彌日無有也詢之爲土人簷下石久矣迺知郡
邑志徒相傳寫寔無人至其地也惜哉然窪尊世多有韻
語陽秋吳興峴山有李適之窪尊東坡集載鄧聖求爲武
昌令遊寒溪西山嘗作元次山窪尊銘刻之岩石攷次山
窪尊銘在道州城東左湖而聖求作銘又在武昌俱非吾
土也則夫世之窪尊衆矣

伏生傳書爲今文反難讀孔安國所傳爲古文翻易讀人

嘗以疑考孔衍作家語敘曰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
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
訓傳其義夫孔安國改科斗文矣若之何不易讀也改之
一字乃當時事實他書所載多無此字故讀者疑也

嘗以世之術人苟博翻古人書其術當無不驗后駐太原
埠縣偶其土人爲宣州幕官忘其姓名幡然老矣頗知書
能推命予舉前語以問其人曰不然卽使人盡讀其書亦
不悉驗予曰何也曰天地陰陽之變其妙本不可窮彼昔
之著書者不過執其平生所明之一隙以上推測耳夫執
其所明之一隙豈足以盡天地之變哉余甚服其言因思

世之星數堪輿筮相醫藥選擇諸家皆宜以此例之

李白詩昔在南陽城惟淩獨山蕨獨山在今南陽城外十餘里而注李詩者云金陵溧水縣有獨山在縣東十里何耶且詩明言南陽無緣遽及金陵地也古書本明而庸妄者注之每如此

作戲文者多借他人事綉襦記扮鄭元和殺馬取版腸啖李娃又曾學士崔尙書同過娃娃遂品第兩人考輟耕錄翰林學士王元鼎狎歌妓順峇秀殺所騎五花馬取版腸以醫秀病中書參政阿魯溫嘗戲問我方元鼎何如秀品題云云編元和事者乃借此入焉李娃傳實無是也

定觀經云以無事爲真宅有爲爲應跡若水鏡之爲鑑則
隨物而見形程伯子定性書實祖其說曰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以有爲爲應跡以明覺爲自然又嘗曰如鑑照
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此非謂祖其說乎又肇法師卽動
而靜卽靜而動信心銘曰止動無動動止無止而定性書
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又非謂祖其
說乎

邯鄲夢本盧生遇呂翁而傳者遂訛爲呂崑人有知其訛
者矣叢談載道者呂翁某遇鍾離權授以乾汞爲白金法
翁曰后復變否曰五百歲后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歲后

當復誤人謝不受權驚歎遂授出世法夫言道者呂翁某
未知名也而編丹書者遂摭爲呂崑遇鍾離事與前同訛
矣

列仙傳浮丘公接王子晉上升故崔融輩增張易之云是
子晉後身融詩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古今詩人用浮
丘事甚衆而荀悅漢紀浮丘伯荀卿門人也授詩與穆生
申公白公及楚元王則當漢文景時也世之相去遠杳矣
豈浮丘公浮丘伯本非一人而融詩誤耶

北齊書崔昂對魏帝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
實啟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唐明

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
替之源故鳴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
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此皆足破世儒膏盲
矣

史記漢六年漢高僞遊雲夢擒韓信嘗從容問信我將幾
何曰十萬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
何爲爲我禽漢書通鑑同而荀悅漢紀載此語在漢五年
五月且曰臣多多益辦曰何爲爲我臣六年乃僞遊雲夢
擒信其所載不同若此悅漢人豈當時别有祖耶然當以
史漢爲憑据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註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夫農本神農后稷周以邠風七月王業所起是天下之大命也黃帝與岐伯論醫雷公俞附鬼史區伊尹扁鵲輩皆聖神也三易咸以卜筮周禮設大卜卜師多官掌之繫辭云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筮龜是三者豈直指稱小道耶商之意殆謂一稅一術之偶中者耳

歐陽公言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后山詩邇來結字穩且勻徑頌赤手縛麒麟則詩貴妥帖尙矣嘉靖末有數人相標以百代詩豪而篇章字句率悖於理也

吾不知之矣

雲籠山頂俗云山帶帽爲將雨之候錙靜修詩今朝雪嶺
初逢雨應是郎山帶帽迎

蘭陽張世祿永樂間以善畫召至京詔與諸畫工各繪一
鬼散諸草間命鷹師放鷹盤旋久之竟獲世祿所繪者而
起世祿能傳神寫生又工鬼神極爲宣廟所賞授錦衣衛
百戶

世俗與姊夫相戲弄世說張敏集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
姊夫之尊少而狎焉遂作頭責子羽文子羽秦字也觀此
則事始遠矣

晉荀粲談尙玄遠嘗以子貢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六經雖存固聖人之糠粃斯言也其至言耶觀古今諸儒傳疏依違膚謏未見一斑而自以見道不知何見也每詠粲語慨然三嘆

今世真楷卽古隸書而所謂隸書者乃古八分書也北齊書趙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於人卽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觀此則隸卽楷書也

唐以遠祖名虎故其文人著述多諱虎字易爲獸爲武姚思廉梁書何點傳點兄求隱居吳郡獸丘山又云何胤至

吳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顧協傳張永攜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張弘策說蕭懿曰蕭荊州獸視其間以觀天下梁武檄文曰龍驤獸步高澄與侯景書遂懷市獸之疑景報書云被我獸文縻之好爵景表梁武帝云聘使未歸陷之獸口又寶誌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獸視蕭介諫梁武帝勿納侯景曰養獸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令狐德棻后周書李遠傳不入獸穴不得獸子樂運傳運直諫見宥皆相賀幸免獸口隋書獨孤皇后謂帝云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又高祖謂庾季才吾今猶騎獸誠不得下凡此類多特舉一二端耳

齊劉瓛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濟陽蔡仲熊亦曰凡鍾律不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東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今士大夫多喜南調北人亦隨變而從之幾不知有中聲矣其亦未覩於二子之說乎

朱註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聖賢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衆人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此論極爲透脫然自禪榻中來中峯和尚山堂夜話中一段發此又最盡文多不錄也

婦見舅姑之禮不知廢自何代梁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

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太宗以問徐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正言婦是外宗未審嫻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木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畧太宗從其議然則禮廢也久矣

魏李談之曰吾好讀書不求身后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苦七尺軀也祖瑩曰文章須自出機軸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誦茲二說實獲我心

史通晉孔衍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纂成一家爲漢
尚書后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隋王邵又錄開皇
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
卷尋其義例皆准尚書余謂此皆王通續經類也不聞昔
人有貶之者也宋人乃獨嘖嘖於通也何哉

張懷瓘書斷秦邈造隸書三千字上之始皇以奏事繁多
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字而魏江式
表曰以邈起徒隸故號隸書二傳不同

魏書劉義隆欲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沈慶之

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
書生謀之事何由濟未以耕織二語爲諺也至邢巒上表
引俗諺曰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云云隋柳彧上表引
此二句亦云古人之言近見集風雅逸篇者失此類甚多
魏書以晉元帝爲晉將牛金之子諸書多然然宋書符瑞
志曰宣帝有寵將牛金屬有功毒酒殺之景帝曰金名將
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記馬后有牛乎元帝母夏后妃與
琅邪國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据此則元帝非牛金子
矣紀載不同錄此

魏書宕昌王彌機朝于京師殊無風禮高祖顧左右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宕昌王雖爲邊方之主乃不
如中國一吏据此以釋經自是一說朱註變耳

魏淮陽王孝友嘗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土有一妻二妾晉
令王侯官品一至九置妾各有數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
廣而聖朝忽弃此數將相多尙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
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畧是無妾天下
殆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迤邐內外
親知共相嗤惟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
妬姑娣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
自云受人欺畏彼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

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奸淫之兆興
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
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
限以一周悉令充數不充數及侍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
免所居官其妻無子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
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此表剴到少有焉得刊布巨室閨
閣以代梟羹也

隋書文苑傳序論南北文氣甚善曰江左官商發越貴於
清綺河朔詞氣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
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詞人得

失之大較也

王充論衡有問孔之篇劉子機史通有疑古惑經之說司馬光疑孟晁說之欲廢孟不以進講經筵古人學貴獨識也如此今之齷齪小儒死守前人訓詁兀兀白首而靡一自見也亦何貴於讀書哉

唐李穀許照耀文星吳分野留連花月晉名賢分字作去聲

劉子多粹語舊嘗掇之一紙上因偶錄此云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蠹樹抱蠹則還自斃身抱慾則返自

害。有心之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焯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葉爲目蔽珠爲耳梗。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處顯而脩善在隱而爲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僕跣也。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蠹才於幽岫腐智於柴車。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故患齊而生死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書空而尋跡披水而覓路不可得。

也 紫貂白狐製以爲裘鬻若青雲皎若荆玉此毳衣之
美也鬻管蒼蒯編以箴笠葉微疎縈黠若朽穢此卉服之
惡也 讒人妬賢如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
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之詞作 登峭坂而不跌墜者
慎於大也跨阜埤而好顛壓者輕於小也 懷璧之子未
必能惠而人兢親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
人皆疎之無惠人之資也 猶足不行而賣蹇藥 抱薪
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 鏡形如盃以照西
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易也 海
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

虎如犬 睇秋月明而知孀婦思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
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泣露如泣 妙必假物而物非生
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
微者非弧矢也倕無斧斨不能美斲其善斲者非斧斨也
仇讐字異義然讐恒作仇左傳怨耦曰仇邢奚外舉不避
仇后世多相襲用新唐書韓琬上疏往選司從容有禮今
若仇敵周利貞爲御史中丞數爲仇人狙報賈林以一語
寤王武俊軋兵相仇王無競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皆
是也

嘗讀魏齊周隋諸書其斬斬立國勢甚強諸臣所以論奏

多國家邊窻大計故恆有奮猛進取之氣及讀宋齊梁陳諸書不過卒卒自守其諸臣論啟支吾苟且嬉玩目前而不復有萬里遠畧也則南北之風俗與其人才之幹用固可觀矣

鄭覃曰南北朝所以不治以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此亦名言

唐代宗幸陝吳人歸崇敬建言百官朝朔望不宜服袴褶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吁此何時也而首及此邪后又請改國子監爲辟雍以祭酒爲大師氏司業爲左師右師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尙書周易

爲小經學生謁師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其論奏如此儒何腐哉

僧晦菴小詞若要足時今足矣以爲未足何時足新唐書書魏徵傳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供奉不精而至於亡今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未足萬此寧有足耶詞意取此

世儒以春秋廟祭仲尼爲極尊禮然劉禹錫之論則大不然亦自有理也新唐書載其奏記宰相曰凡學宮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泮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

神在竊觀歷代元無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
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后許敬宗等奏天下郡
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立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
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
明衣牲牢著爲令今夔州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
州縣歲凡費四千萬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
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禹錫論如此
李德裕論朋黨曰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
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
以共鮒驩堯與舜禹雜處堯朝共鯀驩堯則爲黨舜禹不

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志不可干以私云云其說劉至歐陽修朋黨論全祖之也

古人引用古書多以己意刪潤近世則全抄錄之不輒易其本文也偶見胡寅上疏方滕之百官皆不欲也文公猶以爲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歔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顏色戚哭泣哀于是時四方來吊者皆悅其得禮此比孟子本文大刪改矣亦古用事之法也

朱子楚辭辯証謂椒蘭以喻君子非爲實有是人而史遷

作屈原傳有令史子蘭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皆
因楚辭之語而失之然思以遷固辨博當時或它有據不
應祇緣騷語而虛撰此二名至云山海經亦因此書而附
會之益恐未然矣

劉壽國作春秋列傳給事中丘九仞序之曰鄭樵通志繁
蕪冗穢紀載無倫或主魯史以例列國或襟寓言以消真
實齊宋大國濶畧無徵下惠百里之賢特以附見其繆陋
可見矣余觀樵自譽其通志謂曠超前人及攷其中誠有
如丘所陋者然丘意猶就春秋一代耳樵之繆固多也
屈原傳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按楚語

伍舉曰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此可見楚人語舊來如此足以引注騷經矣

春秋列國賢卿大夫皆有聖哲之資故其立言著訓往往詣於至理如國語左傳所載不可枚舉也觀射父論祭祀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上所以教民人也下所以昭事上也意謂禮節當如此耳而后世儒者遂盛徵於祭能受福胥臣論教云遵條不可使僥戚施不可使仰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云云爲古之聖人非必悉由於教而后世儒者遂謂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六鷁退飛過宋都叔興曰是陰陽之氣非吉凶所生也而后世儒者遂推

衍五行災異之應至不可窮史伯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卽
孔子和而不同之旨冀芮曰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卽孔子稱
顏回之語士貞子諫殺林父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
於明柳下惠之妻曰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又
皆語中全句耳彼豈皆有意襲言之耶故曰皆聖人之徒也
楊升菴盛辨魯用郊禘爲后人之僭非成王伯禽舊制蓋
宋人有是議也左傳荀偃士句曰諸侯宗魯於是乎觀禮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魯之郊禘舊矣豈子孫遽敢僭如
此耶楊每駁宋人說經之謬而偶一用其說反可駁也吁
國朝科場之文惟論表與策猶有可傳四六遠不逮前人

矣間繙四六叢珠中麗句今有否耶聊掇一二於此賀新
正云禮莫遂於鳧趨門墻篋遠誠少伸於燕賀竿牘徒勤
三年學宦屢驚節物之蕭條數仞門墻欲探陽和之消息
雍容座上那聞櫪馬之鳴骹麟門墻自笑桃符之換謝啟
云淮海遷居作投老揚州之夢江湖得辟慰平生魏闕之
心一行作吏未應絕山東部之交千里投公何恨學蠻叅
軍之語青衫從事初無一日之長華袞薦章遠辱五雲之
妙列棘程書自愧北方之學乘槎問漢仰窺東壁之光少
而取所弃之竹馬自以不如今也望之似於木雞居然失
措割十九牛而刃若發劍擊三千里而風斯在下承使云

喬木參天諒切故都之感靈花如席可堪胡地之寒謝及
第云歌於郢中和人蓋寡射彼矍相去者僅存青綸五兩
用寬楊子之嗟白璧一雙柴過趙卿之遇羞愧平津之策
絕意上游庶幾毛遂之奇收功下客採驪龍之珠雖喜窺
於藻致抵荆山之玉願難辱於謙勤落落高騫於日下錚
錚猶韻於殼中赴任云蘭德芬芳願趨風之已久蓬心激
切快披霧以何多原隰載馳認故國枌榆之境門墻數仞
記昔年桃李之陰匪言揚而事舉已虞竊祿之譏願政拙
而勞心未識報恩之所致仕云涼臺暑館莫非綠野之餘
怪石竒花半是平原之舊萬里故山但久聞於鶴怨九重

迴漢空仰慕於冥鴻自敘云須臾之渴未能穿九仞之泉
跬步所休何暇種十年之木班超論事言但處於平平何
武居官譽敢期於赫赫已成老子但未白頭空對西山殊
無爽氣百世之下莫究聖人之大全中年以來不堪世路
之多故飄然隨牒驚短髮之半華聊以代耕悼初心之已
遠仲寶祖孫未辭寂寞西華兄弟幾至凋零回天有路苦
綿力之難勝填海無期任丹心之猶在交代云小巫見大
巫已絕方剛之氣下駟當上駟必無決勝之才辭免云迹
比馬牛敢自逃於名實身同鳧雁會何損於去來其他佳
聯甚多不盡拈也是書乃慶元間吳奐然所集惜歲久寫

說不見善本耳

夢餘錄云儒者多執古不墓祭之說雖朱子亦謂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體耳故不宜祭然周禮有家人之尸几祭於墓則以爲尸此禮始於周公豈得謂非古耶此論有據可倣盲儒

佛出口便言想識而文始經中全是此意如云辟睹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又云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安知今之天下非有思者乎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夫

關尹與佛生地遠矣而言道一若此則中國有佛不待漢明時也

非天子不議禮而定家禮吾猶及史之闕文而補格致定武成仲尼信而好古而盡廢詩小序文獻不足則不能徵而欲分禮記爲經傳易有聖人之道四而注易專於卜筮春秋以尊周而作而謂仲尼改周正朔諸如此類非一也謂宋儒有孔氏家法耶至王通續經則譏之而綱目繼獲麟非續經類耶韓愈好文詞則小之而注楚詞作韓文考異不益下韓耶昔人所以論目曉也

嵩山戒壇寺有揀公茶榜乃雪菴頭陀溥光撰并書者京

師多表爲圍屏面子余兩至嵩高睹其碑云竊以隨緣應物無非回向菩提指事傳心總是行深般若欲破人間之大夢須憑劫外之先春伏惟佛覺普安慧湛弘教大宗師寶集正宗法輪真子覺冠於竺乾華夏顯密圓通神遊於教海義天理事無礙笑辟支獨醒於一己擬菩薩普寤於羣生借水澄心卽茶演法滌隨眠於九結破昏滯於十纏於是待蟄雷於鹿野苑中聲消北苑採靈芽於鷲山頂上氣靡蒙山依馬鳴龍樹製造之方得法藏清涼烹煎之旨焙之以三昧火碾之以無礙輪煑之以方便鎗貯之以甘露盃玉屑飛時香遍羅浮國土白雲生處光搖紫極樓臺

非關陸羽之家風壓倒趙州之手段以致三朝共啜百辟
爭嘗使業障惑障煩惱障即日消除資戒心定心智慧心
一時灑落今者法筵大啟海眾齊臻法是茶茶是法盡十
方世界是箇真心醒卽夢夢卽醒轉八識眾生卽成正覺
如斯煎點利樂何窮更欲稱揚聽末后句龍團施滿塵沙
劫永祝龍圖億萬春事在至大二年正月十五日其文與
字俱可觀因錄於此

臨病者檢之方書而不知方書者列人之病條而未盡者
也斷獄者求之律例而不知律例者列人之罪狀而未盡
者也論道者歸之聖人而不知聖人者體天下之道而未

能盡焉者也烏乎孰有知聖人之未能盡道也而與之論

哉

陸士衡思歸賦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則歸寧不

獨言婦人矣

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此論夫習也非

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乎而孟子辯之則強矣有性善有

性不善此論夫一定也非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也乎而

孟子辨之則贅矣故夫孟氏之存諸說也適設其難而還

自攻也而后儒又依文訓詁而靡一折衷也烏乎

地理書論水山向背猶為有道而未流支蔓益非本傳之

舊張子微玉髓真經論青龍形廿六種白虎形廿種朱雀形一百八十玄武四十五官形四十一鬼形一百廿明堂穴水又各數十皆圖而載之吾不知此形此圖何從得也果子微嘗有見於天下山川之如彼而一一描寫之耶抑自裁想於心而遂懸擬之耶夫使曾有見於山川之如彼則見其一處已不可更求之多處而按圖索駿昔人已唾其愚矣若徒擬畫之如此而欲往求之天下之山川以幸一合焉則甚惑而不足信矣至披沙經之圖像堪輿一覽論九星各九變總之八十一變以及演禽卦象之煩細多不可舉皆子微者流也識者盍亦火其書乎

兩人作事爭勝曰斲籠琴操云從他楊學士籠殺鮑參軍
楊補之小詞云和天也來斲籠作事忽左忽右曰騰倒寶
貨辨疑云一番騰倒一番低也

詩家一指論詩賸有佳語如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
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鄰
綠衫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

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 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
佳士左右脩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
落花無言人淡如菊 露餘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
橋碧陰金樽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明綺

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盃
水流花間清露未晞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
隔溪漁舟可入如玉步履尋幽載瞻載止空想悠悠 何
如尊酒日住烟蘿花覆茅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
歌孰不有古南山峩峩凡此勝語可入玉壺冰集中爲雲
林之士一傳神也

文人觸事喜生議論而求之大道則茫未有合也見大官
無后者曰美不俱得也而白屋藜藿多無繼者何也見英
俊下僚者曰造物忌才也而崇階大拜亦多彥聖何也見
窮居工詩者曰詩能窮人也而愚騷貧厄者衆矣彼皆詩

古今談苑卷三
崇耶見詞客不祿者曰蘭摧玉焚也而冥頑夭折者衆矣
彼皆文殃耶自此而勛高害身貲盈損壽量洪者福百能
者窮諸所意義布滿典籍而求之天地變化盈虛之至理
則果如是耶蓋天地之道本不可知而人之所覘者迹耳
迹豈足以覘天地哉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之一言也其
盡於春秋乎而后儒義例之繁是非賞罰之衆果哉其遠
於經矣

林希夷莊子註云吾聞自無諸方見於漢無諸之前當猶
草昧然近囊山寺前耕者得一穴中多金石鼎彝之器博

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其后一壁以鋤斧擊之
鞞鞞有聲意必銅鉄所灌古有國者之墓然莊周所謂容
成大庭之類不可謂古無之也

林希夷注莊子云辟如雀化爲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
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耳故曰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此語超

錦窠老人序詞曲南北之源蓋其身有之者曰予觀古詩
鹿鳴等篇皆古人之佐尊歌曲但以聲依永所以無分長
短句皆可以爲歌曲自漢魏以還漸以字句長短分而爲
二詩自詩樂府自樂府其句法尙同而序事體製頗有分

別及李唐猶若此如白樂天之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樂工歌此曲宣宗間誰作者可見當時之詩尙可歌也其時已有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等詞腔調律呂漸違於聲依永之傳后遂全革古體專以律呂音調格定聲句之長短緩急故唐末宋初以來歌曲則全用詞體今世呼爲南曲是也自金元以胡俗行乎中國董解元關漢卿輩體南曲而更以北腔中原盛行之今呼爲北曲者是也因分而爲二南人歌南曲北人唱北曲若其吟咏性情宣暢湮鬱與古詩奚異也或曰今曲鄭衛之聲也何可與古同也予曰不然鄭衛之聲乃其立意不正聲句淫佚非其

體格音響比之雅頌有不同也今時但見西廂黑旋風戲
謔之編遂一概以鄭衛目之詎不固哉

樂家有樂府有傳奇有院本有雜劇究而言之有文章者
謂之樂府傳奇昉於唐宋之戲文院本則傳奇易名也雜
劇則合三者而一之耳趙子昂謂雜劇出乎鴻儒碩士騷
人墨客所作故知此類非妙於文章不能爲也

舜察邇言易稱多識市談里諺咸有所本故聊記一二以
見夫見某書者如此非敢自方於事始也俗諺云人無千
年人在治千年口生鐵鑄門墩惹得神鬼笑按林希夷注
莊子藏舟於壑引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則此語遠矣

漢書范增疽發背死后人遂以發背爲瘡名按莊子曲偻發背上有五管林希夷注發背瘡也則此字亦遠矣

俗言佛面刮金笑鄙細人於至不可處攫利耳然冥報捨遺唐貞觀年征龜茲有參軍薛孤訓者剝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摠落則世固實有是事矣

列子龍叔曰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陶詩家爲逆旅舍我爲當去客本此

崔鉉兒時見韓滉滉令咏架上鷹曰此兒萬里前程故今人有前程萬里語班嗣報桓譚書吾子貫仁義之羈絆係名聲之韁鎖故今人有名韁利鎖語

今人口頭常語及見之曲詞中者多自古人而人不知所
本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子和尙偈也夭桃
紅杏一時分付東風又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懶
菴和尙語也十里五里長亭短亭庾信哀江南賦也寧人
負我無我負人齊文襄報侯景書語也但知行好事不要
問前程晁廻云嘗見前輩詩也

陡然當作斗然岑參詩寒郊斗覺暄磨墨一日研墨岑參
詩研墨驚池魚

騾馬病有漏蹄梁明山賓貨所乘牛謂買主曰此牛經患
漏蹄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俗語人養狗吠外我養

黃名詩話卷三
三
狗吠內梁劉孝綽在官通賊賄從弟覽劾之孝綽謂人曰
犬齒行路覽吠家人

俗以私言不共人聞者曰話不通六耳法會問馬祖祖師
西來意祖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上陽子金丹大要序云於
中妙語耳共聽

俗以人確實可用者曰的當然宜作諦當禪林寶訓演和
尚曰叢林不爲人所信者爲人不諦當俗讀這爲蔗音非
當爲遮僧萬菴云異時不免做遮般蟲多然此等亦古無
正字故隨人意寫耳

世唱藍關戲文鄙俚殊甚人盡笑之偶見韓湘自撰藍關

記序其終身歷履最詳固世所編唱者之祖也以此見讀書貴多於所不知未可遽雌黃以自信也

今人言乖覺當作乖角這邊當作者邊粗譟當作龕糙龍鐘亦作躡踵皆出瀉山警策瀉山言多可錄如云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乃佳語也

以小意愛護於人曰溫存韓致光詩蓮花幕下風流客試與溫存謹逐情蓄養鳥獸至馴熟者曰奸其不能然曰不奸花蕊夫人詩鸚鵡誰教轉舌關內人手裏養來奸則此語皆久矣

今人費財營一事而所得與費相當曰爭去聲本輟耕錄江

浙揭曉四六云吳瞰買題登科方得證舊時之本作證是
遜明字出史記漢高紀和市字出漢書趙王彭祖傳註穠
綵字出高帝紀天閃字出相如傳注蓋今人以天將曉爲
黎明以電爲閃以市人交易治酒食爲和市以穠屬爲綵
皆有出也

杜詩百年麤糲腐儒冷麤糲字出后漢書侯湛傳注引九
章算術云粟五斗糲率三斗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而
虞注失引杜詩桃花氣暖眼自醉出江總詩惱殺末歸客
桃花睡眼醉而虞注亦失引李白嘲少陵借問因何太瘦
生出南史庾亮謂周凱君何憂慘而瘦李白飄若浮雲且

西去出世說時人目王右軍飄若遊雲亦未見有引註者
負郭如傳郭傳郭字出家語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今儒學
官每晨升堂必鳴鼓以集諸生按漢書餘姚董春門徒數
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茲豈其故事耶

今人云點茶出張又新水記楊子江冷水點茶第一今人
以酒饌餉人曰拂塵雲溪友議劉慶德賀牛奇章拜相云
待公三日拂塵埃今人有自慚曰恨不入地家語季孫曰
地若可人吾豈忍見密子哉又諺言嫁雞逐雞唐王仲初
詩我身不及逐雞飛

魯橋神事余曾略紀之近翻苑洛集自叙爲浙江僉事時

爲王中璫誣逮魯橋猿神仙謂其官校曰韓公大好官爾
輩不得無理公賦詩有不似神仙在魯橋之句則知有是
神矣

路見不平由人剗削又曰遠水不救近火此等語不知何
起中峰和尚廣錄云幻人於幻法寔未曾悟但路見不平
竊論如此后周書赫連達傳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
貴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或云東告朝廷或欲南追賀
拔勝達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之說何足道也則此語有
自矣

物平等者爲中常漢元帝令畫工圖宮人其中常者皆行

貨賂佳耦爲美對王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衆人共寫其名
於一紙曰連名晉廷尉張閹私作都門羣小聞賀司空出
連名詣訴一殮曰一頓羅友嘗伺人祠曰聞卿祠欲乞一
頓食耳又今言送人上竿掇梯去殷中軍廢后恨簡文曰
上人箸百尺樓上僮梯將去以上五語皆見世說新語
舊論城隍古無所見惟引李陽水當塗縣城隍廟記爲据
余讀北齊書慕容儼鎮郢城梁大都督侯瑒任約率軍奄
至城內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率士卒祈請冀獲
冥祐則是事在陽水前可知矣

寧人負我不我負人二語見一

然

梁書侯景傳亦載此文乃云寧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

漢子字見魏愷傳魏帝謂愷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
又長寧常山二王殺楊愔帝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
惜此漢輩又高陽王湜妃父張晏之要道拜湜湜不禮帝
問之曰無官職漢何須禮不採字見后妃傳后主后穆氏
母名輕霄后後以陸大姬爲母更不採輕霄官人字見宋
世良傳世良爲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孝莊帝曰若
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乾奴字見穆提婆
傳陸令萱配入掖庭后主襁褓時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奴
以上俱北齊書

人嘗帖壁間一聯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世間最難得者
兄弟上句羅仲素語下句不詳所出北齊書蘇瓊爲南清
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
兄弟易求者田地語倘出此耶

舊行晉陽山谷中見有石婆祠不諳何神也后讀北齊書
文明太后病勅令診視內史皆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
故改名以厭制徐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跋求伽豹祠嫁石
婆斬家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纏靴靴者革旁化字是人物
后果崩所謂石婆或此也而今人戲名靴爲革化云

宋王景文傳得征南叅軍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畧奪其婢

口信字見此宋書庾炳之爲人強急而不耐煩又云張劬
緒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仲遠送至新林見縛束又未得
解手不耐煩解手字見此南齊世祖勅廬陵王子卿汝勿
得勅如風過耳又薛安都反於青州劉彌之家在郭內不
能自拔詭說刺史沈文秀求自效得出門謂部曲曰始免
禍坑矣風過耳禍坑二語見此

稱人父亦可曰先父宋書劉敬宣云桓玄藉先父之基據
荆南之勢滅望旣成則難圖也

年儉則民間奉例以雞酒成婚宋周郎上書女子十五不
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則此事

舊矣

雙陸之字古書少見梁書元帝子方諸爲郢州刺史侯景遺將襲之方諸與長史鮑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在東賊何由得至此雙陸字僅見耳

世以蒙濁者爲笨人笨

音奔
去聲

王微與弟僧綽書王樂小兒

時尤麤笨又顏嚴之常乘羸牛笨車字書笨音本又蒲本切竹裏也而俗乃爲蒙濁者亦假借之類耳

宋書宗室劉韞人才凡鄙在湘州使善畫者圖其出入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蔡興宗興宗陽若不解指韞形象曰此何人而在輿上韞曰此正是我此今世行樂

圖之始也得不得為識者嗤哉

今世不省握槩之名魏書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槩此蓋胡戲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后大盛於時據此則即今雙陸戲也而世傳創於曹子建非也

羨人兒女美者曰如化生然魏書邢巒懼為盧昶所陷乃以漢中所得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元暉化生等奇色也暉大悅助巒申釋化生事倘出此

俗惡性執謬者曰牛魏邢昶副李象使於蕭衍昶好忤物人謂之牛此行也談者謂牛象闖於江南矣

魏書溫子昇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
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故元人小詞喜用逋峭
字

今言彼此兩處爲兩頭魏書咸陽王禧傳或說禧曰殿下
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 貧子埽市古有之魏北海王
詳被召乘犢車其母高傍路哭云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埽
市作活也 俗罵人曰土牛甄琛監決告人曰趙修小人
肯如土牛殊耐鞭杖

接手魏書李孝伯與張暢言曰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
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啖狗嘴〕李冲謂李彪曰爾

如狗耳爲人所嗾鬼迷魏高祖征漠北謂邢巒曰伯玉天
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於此人面獸心魏
元孚表蠕蠕人面獸心去留難測又宋明帝詔子業忍凶
悖性人面獸心書稱一通魏雍州賊謀欲掩州刺史元脩
義援之一日一夜書移九通千里眼魏楊逸爲秦州刺史
有能名人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親家公隋書宇文述鞠
李暉反狀煬帝曰宗社幾傾賴親家公獲全苑中求生隋
書宇文忻與齊高緯戰曰大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
爭掌之地隋高祖伐陳詔云陳叔寶據手掌之地盜溪壑
之險義倉隋長孫平爲度支尚書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

麥一石儲之里閭以備荒年名曰義倉寥寥鼓新唐書京
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后置鼓代之俗曰鼙鼙鼓城門出由
左入由右飛驛以代警急皆馬周發之百歲奴三歲主新
唐書劉季述欲廢立節度副使李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
主常也亂國廢君非吾敢聞積金至北斗新唐書隱太子
誘尉遲敬德不從秦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
能移之眼孔大新唐書帝爲祿山起第以中人督役戒曰
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勿令笑我

楊用修引戰國策秦惠王時處士有寒泉子此后人別號
昉於此也考綱目前紀栗陸氏殺其賢臣東里子伏義師

於宛華子興神鼎制郊禪二子前於寒泉久矣用修不深
考類此

殷璠選唐人詩名河岳英靈隋書李德林於賓館授國書
江總目送之曰此河朔英靈也璠制名緣此獨易河朔曰
河岳耳類書有萬花谷新唐書貴妃傳玄宗每幸華清宮
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
川谷成錦綉其製名或取此也

小詞率用蕭郎說者謂指蕭史然古稱蕭郎者多矣新唐
書高祖呼蕭瑀曰蕭郎蕭嵩爲洛陽尉有夏榮善相謂陸
象先曰君不若蕭郎則不獨蕭史也

唐張茂宗尙主母亡遺言丐成禮蔣父執不可曰俚室窮
人子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公主春秋少待年不
爲晚可見當時猶未有男子冒凶而娶者今世則多矣
俗忌疫相傳梁國語譬之如疾余恐易焉注疾疫癘也則
古有然矣

左傳盧蒲癸曰賦詩斷章故今人有斷章取義之語

蘇武帛書本漢人詐爲匈奴者非實事也然蔡琰十八拍
云當日蘇武單于問道是賓鴻解傳信學他刺血寫得書
書上千重萬重恨髯胡少年能走馬彎弓射飛無遠近遂
令邊雁轉怕人絕域何由□方寸則似武實事矣琰漢人

不應遽誤或當時俗有此傳琰遂承用耳唐李涉詩漢臣
一沒丁零塞牧羊西過陰沙外朝憑南雁信難回夜望北
辰心獨在其意猶琰也故金元來小詞亦若有本者也
寧取大家奴莫取小家女此鄙諺不足道矣然元好問論
八才須上作養譬世之美婦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
之下閭閻間非無名色一旦作公夫人則舉止羞澁曾大
家婢不如則夫鄙諺所謂其亦有自來耶

蕭子範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王微言
文思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貴連類可悲一往視之
如似多意二子之語實文法也

詩人以清狂自喜率形篇咏魏書敘高幼成有文才性清
狂爲奴所害王約胤沈昭畧曰汝是沈昭畧何以瘦而狂
則以清狂匪積矣遠公白蓮世所傳賞自逆徒襲其名以
釀亂則白蓮遂爲惡語矣古今是非有常哉

國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注春秋周史之法時孔子未作春
秋據此則又非魯國之文也孔氏述而不作此亦一証

人臣可稱袞服陸士衡詩魯公戾止袞服委蛇人臣可稱
蒙塵世說揚州官僚問訊王丞相云明公蒙塵路次羣下
不寧人臣可稱顧命蔡中郎楊司空碑寢疾顧命無辭要
言約戒忠儉而已又作朱公叔碑其孤野受顧命云云士

人訓誨之言均可稱誥夏侯孝若有昆弟誥虞允文有訓諸生誥是也人子見父母可稱朝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是也

翰林陳音福建人好讀書而騃與西涯相公同年進士李嘗戲謂曰同僚多怪君不延客曰官貧不能款耳李曰但治一二席而徧發東羣公亮不盡來而君已請客矣陳如其言李覘知業已發東乃走使爲邀之客俱來而席不足肩磨而坐陳自挈壺行酒勞頓終日旣罷以讓李李曰吾意不俱來而彼迺俱來於我何耶李嘗宴陳取骰子行令上呼下應陳通不曉罰酒多歸謂其吏曰李相聰明何

呼上知下耶吏笑曰死數耳骰子上下總七點也陳不謂然吏示骰子眎之陳曰是何難是何難李逆知其然也它日邀陳故別鑄骰子以亂之陳果誤應復多罰酒歸怒其吏曰骰子死數死數安在耶嘗考績誤入戶部諸司驚怪不敢問出見納糧銀者或露積廊下陳上馬咨嗟曰時大不佳吏部官受錢如此竟不知爲戶曹也又嘗積俸三十兩穴庭壁置其中泥之署其傍云此處無銀三十兩無何被盜怒其僕曰我明書此汝不言誰知耶它事多類此可資一捧腹也

生員陳國病將革夢入城隍廟神使托生爲閻生兒辭之

黃谷謙談卷三
不可得已國歿而閻果生男又李鐸子合卷之夕見一人
自簷隙入舉家驚起逐之明日偕婦往謝其外舅家前人
復乘輿來攔水上曰昨來賀汝汝家苦撲逐我今何往耶
從人復驚起逐之子與婦還久之子死又王嘉賢頗識書
死數月偶其鄰人王與之同行曰吾欲歸家惡之已而王
死此皆吾邑近事也異哉

黃谷謙談卷四

順陽李養子田甫著

讀古書者宜辨其真偽識其是非若舉其難信者而執信焉爲害固不細也且如五行在天地間理氣流行而已而古書於五運五氣五德五味五聲五色五臟五土五帝五方五星五姓之類無不以五行分配之卽而求之邈無意義徒布列其名以取成文體而後世盲儒守之而不一通變幾何不害天下也宋金大雅嘗言漢人以五帝配五行爲大繆舉此可例其餘矣

韓駒累疏科舉時文之弊中甚尊獎安石固可摘也然其

指陳文弊則不可廢云今之學者曰博溺心又曰絕學無
憂此老莊絕俗之人剝心去智之說也自孔子之聖而曰
不如丘之好學又曰我學不厭其於門人應對諄諄以學
爲言故問禮問樂問官名恥一物之不知如曰博溺心則
肅慎之矢專車之骨巨魚萍實聖人亦安用之耶然士之
不學非其不能也以上所設科無事於此則當此時自非
好名者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萬卷書耶臣恐數年之後
諸子百家皆爲故紙與家人覆瓿而已甚可惜也今之進
士類皆他日公卿百執事也彼方應舉時既無事於學而
入仕後雖向所讀數書又將捐去則裁冠曳帶所有名特

枵然之腹而已公卿百執事大則謀王體斷國論小則辨
權事決疑獄上備左右應對下以與賓客言今以枵然之
腹立乎本朝之上則亦何望也鄭子皮用一不學尹何爲
邑子產譬之傷錦如吏部歲補數百尹何於天下則數年
之後殆無完錦矣此臣之所以私憂也駒言甚多不能悉
錄錄其畧如此豈非世所永鑒哉

宋光寧以還惟陳亮奏疏數篇英爽可人餘皆腐談徒充
卷帙耳亮之言曰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
也今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
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稱雄其間陛下据

錢塘已耗之氣用闕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脆弱之氣
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又曰今世儒士自以爲
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性命乎
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皆狂惑以肆叫呼
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根本而方揚眉伸氣以論
富強不知何者謂富強乎又曰本朝以儒道格律治天下
太平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
知事功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爲何用宛轉
於文德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

以其斯世天下其孰肯信乎亮累疏千萬言有一瀉東逝之勢固當時一奇士也每觀宋事墮弱讀此差一吐氣

汪藻疏南渡後將帥驕悍曰今所謂將帥者不過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抗敵敵未退數里遽狼狽退軍虜果殘明州無噍類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以王瓌隸杜充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備之費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遁逃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爲充援者無不竊笑泊充力戰於前世忠王瓌卒不爲用劉光

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梈朝夕宴飲則朝廷失建
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失豫章太母
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而張俊方以萬人殺獲數
十人之功冒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
韓世忠逗留季州放軍四掠浙西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
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
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
會君父冒不測之險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要
索干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意安在哉夫諸人之在
當時若此而脩宋史者皆盛紀其功而於此等彈文一無概

見何也

胡安國疏言靖康改元胡塵犯闕用事臣僚不效責難之節使親王出質城下結盟而宰臣徐處仁遽進諛言以爲金虜出境社稷再安遂陳八說謂今日臣主俱樂可比唐虞之盛吁賊臣誤國自昔如此

歐陽修疏云不才之人爲害甚於贓吏贓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才之人不能馭下雖一身不能過取而恣其羣下苦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贓吏一例絀之歐蘇每善論事此其一也

前輩每於一縣一州一都會纂爲八景詩詩絕少佳者八
景事不知所起東坡集孔宗翰守南康出八景圖求文與
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事倘如此耶又瀟湘八景宋時
令畫手李成等分繪之

人中有所激則氣便不平而議論易過東坡謂馬遷有大
罪二不當敘商鞅彘羊之功以爲二子之名在天下如
蛆蠅糞壤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二子之術用於
世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嗚呼何至此極哉蓋東
坡有激於安石富強之政之弊故不覺過言耳

劉向新序魯隱公貪利而漁下故經元年始書螟以見國

將亂而民怨耳今經文魯隱公元年無書螟事也則經文有訛遺矣註者遂盡據而褒貶之過矣

抱朴子言辟兵之道但誦五兵名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榜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又言能乘躡者可周流天下躡有三法一曰龍躡二曰虎躡三曰鹿盧躡

抱朴子引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諸書皆曰魚魯帝虎耳作虛字近是

抱朴子言彭祖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

離婁公太足公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年仙去
又云崑崙山之神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
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
契者不得入也彭祖弟子諸它書少見故錄

文選海上有逐臭之夫抱朴子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
之不止其說與選異

抱朴子云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
於堯舜也老子既無綜理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滅於
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止之歎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
民不得其門脩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

是不識所自來亦甚矣或問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曰此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尙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而不能掇酌清虛本源太宗其所咨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忖其用心汲汲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周公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夫抱朴之言是矣然夫子性與天道之旨下學上達之說

黃名諫言卷四
苟得而契焉則仙道固在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何
道也先儒之註孔書祇沾沾於淺易者而於深者終身矇
焉奈何其不歧道與儒而二之也烏乎安得彼真人之言
一譬效其側耶

抱朴子云周黨麟跼於林藪而無損孝文之刑厝也周黨
在光武時與嚴陵同趨何得云孝文刑厝耶誤矣

世儒以墳索無存歸咎秦火且以九丘爲九州之區域不
知孔子刪定之時已亡墳索而五典先亡其三矣孔安國
鄭康成以三墳爲羲農黃帝之書五典爲少昊顓鬻堯舜
之典馬融則以五典爲五行三墳爲天地人三氣皆擬度

言也据道藏有洞神秘言三皇御世各授一書曰三墳

後有八皇繼起亦各授一書凡八卷上三精次三變次二

化是名八索三洞教云三皇各一卷字如符篆藏在名

山上古人皇所授書也則抱朴子所記黃帝巡山至青丘

得三皇內文者殆卽此乎賈逵亦以墳爲三皇典爲五帝

意有巢氏文成而作書墳索必居一於此矣今世有古三

墳書以山氣形爲三卷者僞也此辨出剛日前紀管窺

莽女爲漢死而盧爽子杞迺爲國賊檜孫鉅爲宋死而韓

琦之後侂胄乃爲邦蠹劉向之子歆也范泰之子曄也王

猛之子皮也張行成之族易之昌宗也吳玠之裔曦也人

可以類求哉

抱朴子云入山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三呪之置草地上
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左手持草自蔽右手著前禹步而
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觀此則今諧談持
隱身草竊人物去者亦有祖也

畫譜王冕元章畫梅率自題其上余舊在京買一幅正所
自題者春風無聲海日起梅花滿樹玉玲瓏西湖風景渾
如故相見逋仙似夢中至正甲午春二月望日寫余嘗寶
之云

徐陵詩潘郎車欲滿無奈花何潘安仁果盈車而謂

擲花亦用事之病也

蕭娘出處不一范靜妻沈氏有戲蕭娘詩此真指婦人耳
俗形容物有相若曰活脫宋黃叔暘小詞禾黍秋風雞豚
曉日活脫田家趣

陶九成輟耕錄引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穗以朝
其魁然後任其所之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緯蕭字甚
奇按莊子河上人有緯蕭而食者緯蕭字非出龜蒙九成
偶失考耳

嘗見鄆陵陳巡撫棊行狀棊自爲禮科給事當嘉靖壬申
時首請講大閱大射二請元旦御正殿癸卯春疏學政五

規選舉四事請隆祀薛文清除胡元祀於是元之廟祀並
墓都罷遂陳四事又言北岳本在渾源不宜祭於曲陽飛
石妄誕不當與玄岳列祀慶都縣名犯堯母宜改以避聖
諱復上利害十二事丁未春獻十箴謫長垣承久之爲刑
部郎復請大閱後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又有
十事七事及四事四要十四效六奇封事之多如此

真武本金丹象也參同契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上陽子
註丹之神功在此兩句蓋虛危之次日月合璧之地一陽
初生之方龜蛇蟠結之所故太一所含先天之元氣其真
精過子則播施此子午行始之義也今世旣繪爲 蛇又

畫一真武披髮仗劍据坐其上又造爲真經寶誥符篆醮儀等紛紛假飾不復知爲坎離義矣

余邑南永青山有大王廟廟額云西齊護國王人不知何神也考東岳岱曰岱嶽顯聖威應護國西齊王崔府君則固岳神下第一護法也府君名子玉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生唐貞觀時爲鼓城令搜神記載其事頗悉云

王文公原過云天有過乎有之陵厯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善復常也夫闕蝕崩弛者數也而以爲天地之過非幾於無說乎曾子固序說苑譏劉向狗物也多而自爲也少而卒不

明指向之狗物者何在此皆爲文之弊也

夫子之論文質與子貢無以異也而紫陽故爲軒輊卽如朱註文質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夫曰物相雜而適均是與子貢所謂文猶質質猶文奚以異也而遂曰子貢矯子成之弊無本末輕重之辨耶

問陳曰未學饋藥曰未達仲尼無僞言也蓋仲尼雖大聖而至論甲兵曰吾亦姜牙司馬法耶其論醫藥曰吾亦軒岐俞扁耶固聖各有盛矣世儒務尊孔氏至明白質語類以爲有所託焉曰不滿於衛靈公也不屑於季康子也是皆過矣

子貢問士及於斗筭之器朱註謂其問每下近人有言曰
春秋之時士罕全德夫子於士之次者猶取焉以救時也
子貢問及從政意有感於當時之不足爲士者庶稽其實
以自脩耳說者謂其問每下而疑其志之不立也則賜可
以稱達哉此論甚是

不遷怒不貳過此正顏子心學非世儒誦說詞章之比朱
註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夫曰至於如此謂前有功夫
而其效驗至於不遷怒貳過也不多生義意耶且所謂克
己之功者復何功也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

方也已四句一直說下下二句足上二句意也註分上仁下恕過矣朱凡訓經使用分配偶對之體此自本其學則可而謂古聖賢立言本旨則不可也

馬摠錄諸子語爲意林語要大截省其原文如節孟子文云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性不同也又云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夫孟之文顧若是哉其錄諸子至六十五種皆若此亦一異也

穆公問子思曰爲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滕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亦已善矣又何反服
之有觀子思此言則孟子對齊王寇讐路人之言固有本
也孟子學於子思者也
衛公子交見子思欲師其清高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
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
所以別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余嘗見古聖賢
之言自廣朗而有用於世後儒類多拘攣而宋人尤甚如
子思之說可與之道也哉

李杜齊名矣而宋人恒右杜焉曰人品高也而欣艷爵祿
之語詩中何多也韓柳方駕矣而宋恒申韓焉曰因文見

道也而乞憐富貴之詞文中何屢也矧考之它籍則杜之
疎譟韓之浮薄皆當時有素聲者而白詩之天才柳文之
沈鬱又當有遺論矣

栾民懌論當時能文曰祝文明羅玘耳今二集俱在皆未
見其過人而玘更直俗也推非其所推矣余嘗見古壁寶
孟子般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謂禦人之
惡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
明法如何受其餽也或謂義若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
而不辭今禦人者爲暴烈不義如此何可受其餽乎烈如
詩序厲王之烈或云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

說擇一從之可也而紫陽皆置不取何也見孟子或問
諸書例云幽厲考厲王胡生宣王靜靜生幽王宮涅則幽
固厲之孫也不知古書承用何例如此人習聽不覺耳
作曲詞俗云編曲編曲字最古琴張孟之友子桑戶三人
爲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編曲字出此

劉向序戰國策謂戰國之士度時君所能行而爲之說茲
其意未過也而曾子固乃非之云戰國遊士設心注意偷
爲一切之計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害云
云考張儀說楚王曰從人飾說虛詞高主之節言其利不

言其害子固得非祖之此耶而重抑劉說何也

陸機思親賦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
就痛慈景之先違夫自標其第也若此今人則引笑矣

齊竟陵王子良諫射雉引禮云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此孟子之言魏崔光上疏春秋宋衛陳鄭
同日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又云樊姜俟命忍赴洪流
考春秋四國同災在魯昭十六年而伯姬焚死在前魯襄
三十年與此遠非一事而漸臺溺死者乃楚昭貞姜亦非
樊姜也古人臨文不拘也如此

賈太傅新書論性云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

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誼此見甚卓惜宋儒不知引而用之而直以性卽理也而又析氣質與天命而二之也

昔人論張巡許遠云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也夫使三日而救不至十日而賊不亡則二子之節將有不得全乎而天特爲之全焉者乎立論如此不若無也

道山清話云都下有一賣藥翁自言少爲尙書省中門子門子之稱自宋然矣

神仙傳張拱遇一道士謂曰入道自不淫色始不淫則俗

念息俗念息則仙材也又云一念不起自有佳趣僅及半
紀則此身如蟬出殼逍遙六合外矣此丹家直指與它方
書虛詞無用者異矣

仲尼於王伯之說未數數也而孟子判之後遂分皇帝王
伯大截然矣夫皇帝王伯世運相推之次也世儒擬其迹
之近似而以名之者也黃帝七十戰而有天下則征伐在
揖讓前矣夷齊遜國而得仁則揖讓在征伐後矣事果有
定耶且夫湯武之於桓文其行事固未易辨哉而曉曉然
煩其詞說陋矣

儒者讀古書而不通當世之故俗吏曉世務而不諳先王

之法斯二者其弊均也茲欲會古今混真俗顯道義於法
制之中寓禮教於人情之內委蛇斟酌興化致治斯則所
謂時也斯有用之宏才自天之雄傑歷代佐命諸臣如蕭
曹房杜姚宋韓富者其儔也朱紫陽與陳同甫爭辯謂後
世君臣斷斷不可配古如銅鐵不可例金玉也過矣

七十子曰親炙孔子孔子之有言動七十子之徒如曾賜
由冉輩猶諄諄質問不遽解其旨何也人之分量有限隔
一着則不能相通差一間則不能相入不必其大相懸也
宋儒去尼丘遠矣其資稟造詣未必其在七十子前也而
其素相標榜直以爲扳至聖而肩之而世復相與過信之

一義一訓真盡孔氏意也會不思是儒也倘生及孔門不知當幾人見裁幾人見責而彼七十子遽出其下耶此不待智者而後晰也

釋經者患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也或者未達曰孔子告仲由知之之道朱註云子路蓋強不知以爲知夫子路強不知以爲知於古籍曷証耶此以無爲有也詩椒聊且遠條且小序刺晉公族餼也朱註云未詳夫小序明著若此何未詳耶此以有爲無也夫生於百世之下遡於百世之上而意見斤斤若此何以說經耶

晦翁觀心說云盡其心而可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有

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
失有以順天理之自然也据此義自與孟註小異

天地之變神聖不知也而世儒恒用小理測之如正蒙云
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陽在內者
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震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
而爲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疔靈
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時夫儒者談天自昔
如是然不知所謂累所謂得所謂內外所謂不得出不得
入所謂和而散不和而散所謂散緩受交者皆何所指耶
又何窺度而識其然耶故其言皆不敢信也人恒言殷有

三仁自仲尼發之然列子云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人恒言季氏富於周公此孔門之文律然列子云季氏富於展禽此豈有意襲言之耶固知古人文脉固相通也

孔安國解皇極爲大中朱子非之曰皇者君稱極者至極之義遂作辯云孔氏之心姑以隨文解義不知害之至此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乃無一人覺其非而出一言以正之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豈獨孔氏罪哉夫孔氏果誤解此二字亦何大害流於萬世哉而言之若是也過矣

王勃秋水長天之聯傳爲稱首然自六朝迄唐初多用此

句法余嘗已論列矣近日復多所見殷仲堪與桓玄書云
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慕容德徽青州曰奮
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謝靈運表云文德與武
功並振霜威共素風俱舉北魏封爾朱榮詔云玉曆與日
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魏張袞表云揖遜與干戈並陳
文德與武功俱運魏收史論云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
峻節所操共松柏而俱茂又人稱朱榮嗣等云冰心與貪
流爭激霜情與晚節稱茂又榮華與飢寒俱落岩澤與琴
書共遠駱賓王云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陳
子昂云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雲臺與碣館

天殊亭障共衣冠地隔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烟霞對
賞孔穎達書正義序云儒雅與深穽同理經典共積薪俱
燎詩正義序云雅頌與金石同和簡牘與烟塵並盡自此
類求之不能盡也

唐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
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
小人入此可謂名言

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
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觀此
則孔子夢見周公實有是事矣

韓魏公常言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又言性之極終不可變學者要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反喪本真終無所至也韓公此語質至非宋諸儒可企也

余嘗考性有三品之說自古有之不始於孔子而公都子所援三說實卽仲尼語也偶觀班固古今人表序云堯舜禹稷禹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與之爲善則誅干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爲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

惡是謂中人此三品之說而公都子所引三者亦解在其中矣而宋人直以謂昌黎之說也何哉

莊周論於蟻弃智於魚得計於羊弃意其義美矣然上文論虱託於豕而得焚羊肉爲蟻所美而致殘下文將併結二義乃獨置豕虱不言而遽論魚其義無所起又問於羊蟻兩句之間使羊蟻之義離不相屬何耶其必有深義焉顧後人未曉耳此辛弃疾說也錄之以待能者

呂東萊宋文鑑識者不滿意然真西山文章正宗亦何能滿人意哉蓋古人爲文黻黼煥爛千態萬狀該事理而達天人而宋人直以縫掖訓詁拘攣之見格之其所遺不既

多哉

弟子美嘗言古人文章雖去之千載而展卷如新今作文甫放筆已若歷世塵垢物也又曷論工拙哉因憶張華於三都賦曰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則斯二語者固評文之的也

杜詩惟君最愛清狂客然清狂古非佳語漢書昌邑王清狂不慧解者云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說文注繆字云狂者之言爲繆夫自古言狂者衆矣子貢言八蜡之祭舉國之人若狂禽滑釐謂端木叔之狂酈食其人呼爲狂生丞相史讓韋玄成爲狂癡則夫詩人

之喜用狂字者亦一時興情所寄耳

崔實政論云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絕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蘇東坡云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夫疾而用攻自是古法後醫絕不敢用曰我王道也王道也此余所以素不滿於李杲朱彥脩輩也

前漢書律曆敘云經曰春王正月傳曰春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夫三

代月數分明如此宋人注春秋謂改時不改月紛紛膠牒
至歷世不解何也子謂韶盡美又盡善也謂武盡美未盡
善也註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謂性之反之之德也
夫善亦指其聲容耳猶今指旁人作一事云此亦佳矣而
猶未全佳者在也豈遽指其內德耶晉紀論云以三聖之
智代獨夫之紂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夫未盡善者
大武之容也豈謂德哉前人有識矣

張安世傳卽有罪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
其不反水漿耶主事字見此後世遂爲官銜

古人爲壽不獨在生日平原君以千金爲魯仲連壽是也

古入呼萬歲不獨於人主前馬援征五溪還擊牛饗士士
皆稱萬歲是也稱過庭不獨於父前荀爽與李膺書久廢
過庭不聞善誘是也曳長裾不獨用之王門王渙謂仇覽
曰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又范式謂孔嵩
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進帝學是也烏鳥私情不獨可用
於母晉書載記杜弘對慕容德云臣父年踰六十未沾榮
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是也束脩不獨弟之於師
後漢第五倫傳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嵇叔夜家人
誠云壺榼之意束脩之好人道所通不須逆也是也萬機
不獨稱天子符堅謂王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是也

淮南子曰治國若張瑟大絃絕則小絃絕然此本子貢語也子貢非臧孫之猛法曰夫政猶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沮授諫韓馥曰萬人逐兔一人得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然此本慎子語也慎子曰今一兔百人逐之積兔滿市行者不顧分已定矣申包胥云天定者勝人人定亦能勝天然亢倉子引周秩官云人強勝天則包胥本之也唐太宗言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然家語孔子云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則太宗祖之也蕭何說漢高祖帝屈於一人之下申於萬人之上然文選劉孝標論注引太公金匱云云則何言襲之也至若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亦金匱之言也冠雖傲加於首履雖新履於地六韜之言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皆黑曾子之言也君擇臣使之臣亦擇君事之晏子之言也又張袂成帷揮汗成雨又贈人以言不以財亦出晏子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出子思子凡此類後人嘗引用之而一時未究其所出也多矣後漢青州刺史以郡災旱便宜給民粟布漢帝欲議其罪鍾離意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至胡康侯作傳乃大貶二臣也何哉語回也其庶乎屢空有謂心空而幾於道而朱註直曰貧

耳觀東漢書帝賜賈逵錢二十萬曰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晉書范宣傳宣雖間居屢空嘗以誦讀爲業卞壺自表曰家貧屢空養道多闕是朱註亦有本也

嘗謂東坡之文多取舊說而衍之如云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卽孫武謂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歸者也如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爲用間卽孫武謂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者也其他文往往若是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

道德之歸則吾師也遂與入周見老聃奉教而歸道彌尊而弟子益進家語出自孔子彼子孫所以道其先祖者肯誣而不信耶而後儒聞仲尼師老聃則大爲諱之然則聖必無師然後爲尊耶夫子無常師其說不在論語耶而竊比老彭注不以屬聃何也則夫儒之所以待吾夫子固淺鮮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東門襄仲卒壬午猶釋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此家語所載明白如此康侯旣用此義爲傳而不援此條爲証何也又如季康子用田賦訪於孔子孔子以爲不可子貢問晉文實

召天子而夫子作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云云皆明載家語康侯皆不援其本語入傳而但衍義以成文又何也偶忘之耶抑有它故耶

陳蔡之厄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蘇洵上田樞密書全祖此意

杜預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遇之宋儒稱爲造道之言然家語孔子告子張入官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則此言不始于預矣

曾子固講官議云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
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
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未
嘗以坐爲尊師之禮也晉平公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侍
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師所以命學者未有尊師道
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則世之爲此者非妄與夫程頤
嘗講坐講之禮而鞏固同時人也則此議也非特鍼其失

耶

游酢稱秦檜人材可方荀文若而胡安國祖之力薦檜賢
過張浚諸人當是時檜初相也臺諫指安國黨檜已而檜

王和議誤天下安國不與有責耶視楊時出蔡京之門不
至是也使宋有明辟修應候舉鄭安平之法也則於何處
哉

管蔡爲大僂矣而稽中散之論有遺義焉曰武王卒嗣誦
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
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
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下其心毀旦斯乃愚誠憤
發所以徼福也且周公居攝召公不悅則管蔡懷疑未爲
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必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
也此論綽有遠見故節錄此

近見有刻天祿閣外史十八篇云黃憲著者攷憲傳贊曰
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使有此書曄之該博顧不一睹耶
自漢及今無一人道及而迺今始出耶且其文輕淺殊不
類漢人也

漢宣帝任法律而振元帝任儒術而衰唐憲宗用撻伐而
奮文宗用文雅而隳宋孝宗志恢復而存理宗以表章儒
業而削烏乎儒之效固可睹哉

晉牽秀老子頌曰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則論語竊比之云
固指老聃也明矣

朱子非司馬溫公以魏繼漢統是矣然亦曩說也晉習鑿

齒著漢晉春秋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是非紫陽綱目之權輿耶孟子舊在諸子宋人躋之是矣然亦曩說也晉書袁瓌上疏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訓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是非躋孟於孔之先標耶

關雎之亂朱注樂之卒章晉書司馬彪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旣亂則師摯脩之据此則亂非卒章義矣郎士元塞下曲寶刀塞下兒輕身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嫖姚知此以兒知爲韻當有四句不應只三句也後見一舊本云此詩起首少一句余廼釋然今諸選皆承錄之未

有疑及闕文者

莊子云伯夷死名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東陵之土所死不
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程子曰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
利心一也程之言卽莊之言也世儒聞程言則稱至聞莊
言則便大駭是所謂豈善知言哉

孟子云舜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然晉書劉
宣勸劉元海稱王云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
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則夫古人之言亦何有常也
晉書載記劉元海勸司馬穎發五部之衆以赴國難穎不
從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奴才字見此

又慕容寶與人檇蒲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檇蒲有神若
富貴可期頻得三廬於是三擲盡廬今人有骰子有神之
說見此又載記翟斌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慕容
垂訪之羣寮其安東將軍封衡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
畜生不可以人御也畜生字見此沙門釋法汰問符朗曰
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
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王國寶美而才劣故朗云然今
世有人面狗心之語見此王猛卒其子皮謀逆符堅曰丞
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
也今稱牛具見此

古人註一書便自成一書不沾沾訓詁也嘗誦河上公老子註摘其佳語數十處可例其餘矣曰內視若盲反聽若聾 安靜者是復還性命使不死也 日中盛時衆星失光 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道佑謙神明託虛 域中有四大道天地王也凡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爲道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天地王皆在無稱之內也 龍靜故變化虎躁故天虧 聖人不貴石而賤玉視之如一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 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也 萬物中皆有元

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
通故得久生也 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寇患所愛者
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
以心知之 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 政教
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 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
散 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 興木造工大木
處下小木處上大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 水者圓中則
圓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 山有玉掘其山水有
珠濁其淵辨口多言亡其身 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
清淨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 赤子不害於物物

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之心有刺之物還反其
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
神畏形之消亡也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蒼頡
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孟子以王道告齊梁本是差事而紫陽曲爲其說曰聖賢
何心昧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夫春秋時周亦弱矣而仲尼
脩經意取尊周戰國去春秋未遠周故周也何知其命已
改耶使齊梁聽孟說致王改物則置周何地耶是莽操懿
桓之流矣而孟也自處將何地耶人臣不以存亡易心盛
衰改節者抑何所望耶此非天下之小故也而紫陽曲說

如此也惜乎

孟子惡桓文卑管晏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曰得君如彼其專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吾以齊王猶反手也夫管仲相桓公以尊周其大義炳著矣而曰其功卑吾以齊王焉使齊果王置周室何地耶茲其意迺勝仲耶則其重闢桓文固無怪也仲尼曰一匡天下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而孟說迺爾焉豈所謂孔氏家法耶而後儒諱諱爲孟論者皆曲說也

宋儒於衛君待子爲政曰夫子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陳恒弑君曰夫子將上告天子下告方

黃谷諫談卷四
伯於子畏於匡曰顏回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夫當是時
天子弱方伯橫矣卽告之必見聽耶夫子一告魯君臣而
皆沮焉事可例已輒時君衛矣果召夫子而授之政而夫
子卽廢輒立郢焉時勢可能揆理當不然也顏淵以匹夫
而赴訴天子方伯勢豈易達哉儒之論迂類此